

苦難是吊詭的精靈，一面像惡魔，一面像天仙。對我而言，苦難在深霧中，應說我在霧中看苦難。哲人在苦難的折磨下變得精彩，也有人在苦難的枷鎖下離去，離開原本宣認的信仰，將耶穌的神聖唾棄。香港的溫偉耀教授像是前者，經歷患難信仰更加發亮；美國的巴特·葉爾曼教授(Bart D. Ehrman)是後者。葉爾曼在高中悔改接受主，入讀保守的慕迪聖經學院，又到福音派的一流學府惠敦大學研讀聖經，最後在學術的殿堂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中放棄信仰。坦白講，我蠻尊敬他膽敢放棄信仰的認真和嚴肅：「最後，我把《聖經》視為一本人為的書籍，從人的觀點寫成，而且這些觀點還不一致。」（《製造耶穌》Misquoting Jesus, 281 頁）。「簡單來說，在經過幾年的掙扎、祈禱、認真思考、研究和書寫，最後我在七、八年前成為一個不可知論者。對我來說，這是非常困難的一步，充滿了各式各樣起伏不定的情緒掙扎。但如今我已經來到了另一端，對於自己和這個世界，我都感到非常平靜；我感覺自己比以往更了解這個世界、人類和宗教等一切事物。因此，如同我在訪談中提到的，我比以往更快樂，並且有著美好的人生！」（《製造耶穌》Misquoting Jesus, 291 頁）。葉爾曼表示，導致他不相信上帝，甚至無法確信祂是否存在的真正原因不是聖經，是苦難。為何聖經宣稱有慈愛的上帝，竟容許世界這麼多可怕的苦難？！

然後，我又發現香港人尊敬的 Elsie Tu，杜葉錫恩女士（1913-2015）由傳教士，再轉而離棄信仰。她也是認真信念的踐行者，為貧困兒童的教育和自由民主付上代價。我慶幸碰到遠離基督信仰的認真人士，但他們刺痛我心深處的反省：我是否在因循中失去信仰良知的聽覺？聽不聽到踩過十字架救恩，卻毅然離去的腳步聲？那是輕快的舞步？還是沉重的爬行？

回顧我們教會。1950 年代的十年有 287 人受洗，這是香港最貧困的十年，卻創出歸主的歷史高峰；60 年代有 171 人受洗；70 年代 160 人，三十年間共增 618 人皈依基督加入教會，若三分一留下，教會就二百多人。1980 年代的十年又有 97 人接受浸禮；1990 年代的十年則是 84 人。雖然還待精密統計和追蹤，但是我們發現在這裡信主而受洗的人留下來的少，離去的多。當然，離開的不代表離開信仰，可能因搬遷、健康、工作等等原因吧。但這一刻，我們關注的是有沒有中華聖潔會的「葉爾曼」、「杜葉錫恩」？也就是有沒有不再與主耶穌有關係的連接，成為不可知論者或無神論者？我真的很想知道，但我是在霧中尋找失聯的信徒(disconnected believers)。春霧的季節，快些消散吧！

（五月二日讀經營講稿引言）